

陆小凤再显神通

陆小凤新传

古龙
口述

台湾旅美著名武侠小说作家 李凉 撰

珠海出版社

二十五 楚留香呼救

“江南三月，莺飞草长；
十里荷塘，飘满荷香；
若有君伴，踏香采莲；
湖上雅事，乃妾响望；
君若前来，烟雨楼畔；
扫径煮酒，平添风光；
仰慕风采，花无心上。”
花无心！

谁是花无心？

当陆小凤接着这张暗浮幽香的帖子时，心中既有怀疑，却又充满浪漫的绮思。

他看得出，这仿佛是一封充满思慕的帖书，写此书的女人，不是才女，也讨人喜欢，这可以从优美的字体笔迹上，看得出来。

陆小凤在家里休息久了，难免又动了游兴，他想顺道去逛一逛也不错。嘉兴烟雨楼，本是胜景之一，何况有花可采，莲香沁人。

于是他一个人悄悄上了路。

烟雨楼就在烟雨之中。

霏霏细雨。

湖面一片朦朦胧胧。

陆小凤望着湖中的烟雨楼，仿佛笼罩在一片神秘薄纱之中。

正在浏览，岂知湖畔水中，突然伸出四只手，抓住陆小凤的双足，陆小凤方自吃惊，已噗通一声，被拉入湖中，沉入水底。

幸好陆小凤的水中功夫也不差，而且抓住他双足的人，似乎是在与他开玩笑，并非真正要他的命。

所以在陆小凤用力挣扎后，手已放开，陆小凤正想“鹞子翻身”，看看究竟是谁在恶作剧。

突然又瞥见二个人影，一左一右向自己迅速划来，手中还拿着弯弯的镰刀，向自己的双臂砍来。

他立刻判断出，对方已不是在开玩笑，是想要他的命。

这朦胧之美的南湖烟雨楼，竟然到处是杀机。

灵犀一指在水中是无法施展的。

对方却要在水中杀他，分明经过周密的计划。

陆小凤只能暗暗拔出插在靴里的小刀，但却隐而不露，他要让对方措手不及。

那二人水中功夫甚是了得，又是采取左右夹攻之势。

他们认为他手中没有兵器，所以靠得很近，二柄镰刀已勾住了陆小凤的双臂。

只要用力一扯，立刻可以使陆小凤的手臂与身躯分离。

就在这刹那，陆小凤的双臂突然一缩，滑出弯弯的刀

锋。

接着他双手向外，像要划水逃避，隐藏手中的二柄匕首，竟分别送进二名杀手的肚子里。

在水中自然叫不出声音。

不过陆小凤却可以清楚地看到二人的身边冒出一阵一阵血水，人影也在蹬腿拚命挣扎着。

陆小凤这一口气已憋着太久，无法在水中呆下去，迅速向上划出水面，甩掉满头水珠。

他停神一看，竟已到了烟雨楼旁。

楼中正有一个黄衣美女，倚栏而立。

她一见陆小凤自水中冒出来，嫣然笑道：“陆公子怎么弄成了落汤鸡？快快上来，莫要着了凉！”

她的确美得迷人，隔着如雾细雨中，更使人感到她的飘逸与灵慧。

陆小凤虽也见过不少美女，却想不出有一个能超越她的气质，一肚子的火竟然发不出来了。

对方既然认识他是陆小凤，想必一定是花无心！

陆小凤再经提气，双足踏水一蹬，人已凭空直窜而直起，水淋淋地落在烟雨楼中。

他问道：“芳驾可是花无心？”

黄衣美女点点头。

陆小凤怒道：“如此接待，你不觉得失礼么？”

花无心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莲为佛座，荷是仙花，不入湖中，焉闻其香，陆公子沐浴河中，沾仙佛之气，怎么还有无名之火？”

陆小凤不由一怔，此女出口成章，果然像个才女。

他不由冷冷笑道：“我在湖中，仙佛之气没有沾到，却沾到了杀气，差一点要了我的命，我正在怀疑，是不是你安排好的？”

花无心满面惊讶道：“怎么可能，烟雨迷蒙，满湖清幽，哪里来的杀气，公子是在说笑话吧！”

陆小凤道：“你不会看看湖中，我已杀了二人，湖水已红，还有尸体。”

花无心立刻转目向湖中望去，目光溜了一圈，道：“没有啊，湖水既不红，尸体又在那里？”

陆小凤自然也向湖中瞧去，但见满塘荷花，其它什么都没有，不禁一怔！

他也搞不清对方是在做作？还是真的不知道有杀手？

花无心嫣然含笑道：“公子怕是不谙水性，昏了头了，拖你下水的是我二名婢子秋蝉与春香，此刻正为公子在准备洗澡水。”

接着她拊掌一击，高声道：“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”

楼梯响处，顿时下来二名女婢。

二女对陆小凤施礼道：“陆公子，请上去沐浴更衣，刚才奴婢开玩笑的，千万不要记在心上。”

陆小凤被搞得迷迷糊糊，他不是气量小的人，何况此刻一身湿淋淋的极不舒服，正需要换衣。

于是他挥挥手，道：“不必道歉了，我自己去。”

立刻冲上了楼。

烟雨楼楼高三层。

在第二层中间，摆了一个大木桶，桶中热水雾气在往上

冒，桶边整整齐齐的放着一叠衣服，倒是设想周到。

由于在湖中的经验，陆小凤心存警惕！

于是他匆匆浴罢，换上了新衣，急忙下楼。

但见石桌上已布上了菜肴与酒壶酒杯，这里没有别人，也不知道她的酒菜是从那里弄来的。

花无心请陆小凤入座。

二婢子殷勤的斟酒。

楼外景色如画。

楼中美人相对。

若在平时，陆小凤早已心醉，放怀而饮，然而此刻他却端坐不动，连酒杯也不碰。

花无心讶道：“公子还在为刚才落水之事不愉快么？”

陆小凤淡淡道：“落水事小，性命事大，刚才杀手暗袭，心境到现在还在起伏，不知道谁要杀我，哪里还有心情喝酒。”

花无心这才轻呼道：“啊呀，原来真有此事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初次相逢，我何必说笑话？”

花无心神色立刻低沉，叹道：“这样看来，我的行踪似乎早已泄漏出去，陆公子，为了这事，我实在感到抱歉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抱歉不必，此刻也不是喝酒的时候，素昧生平，函邀来此，我想知道你的用心，究竟何在？”

花无心道：“我只是一名传言之人，有一封信请公子过目。”

她人怀中缓缓取出一封信，双手递给了陆小凤。

一看信封上署名的人竟是久无音讯的“香帅。”

陆小凤心头不禁一震，毫不犹豫地接近拆开看，上面只

写着寥寥数句，却已看得陆小凤心惊不已。

——昔承相助，念念在兹，近欲东归，险阻重重，花无心乃我海外知己，托其潜返，请君协助，一切由其陈述，并致谢意。此致

小凤先生

楚留香亲笔

以楚留香的武功，居然向自己求救，这正是陆小凤心惊的原故。

他已料到，必有大事发生。

不过陆小凤也感到无比的兴奋。

因为以楚留香的声望，居然钟意于自己，这话以后若传出去，一定面子十足，无尚光采。

陆小凤把信收入怀中，这才举杯道：“冲着香帅的面子，我一定效劳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已经是我的朋友，来，干此一杯，再把香帅的情形告诉我。”

花无心欣然举杯相碰，一饮而干，这才道：“陆公子还记得那位大食公主吗？”

铭心刻骨的建立在患难之中的爱情，陆小凤怎么会忘记？

他不禁关心地道：“她还好吗？”

花无心点点头道：“好，不过现在她已是车师国的王妃啦，美人琵琶别抱，你不会难过吧？”

陆小凤摇摇头，谈起往昔，平添惆怅，他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世事难无常，但在我心底，总有她一席之地。”

花无心道：“楚香帅曾为了你，想促成这件佳事，数度上言大食君主，没有想到，效果适得其反，不但公主别嫁，如今他在大食岌岌可危，杀手行刺他，不下三五次。香帅每

次都仗着机警，逃过劫难，所以决心东归。不料他得到一个消息，大食方面已与中土的一些杀手，联手欲杀香帅于半路之中。香帅不敢动，先要我潜返找你，帮他一次忙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他究竟惹上了什么大麻烦？”

花无心摇摇头，道：“香帅不肯说，我也无从回答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他要我怎么帮？”

花无心道：“听说中土有一杀手组织，号称十二星座，与大食联手的就是那批人，香帅要你先瓦解消灭他们，免得香帅归程时，遭到前后夹击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我对这方面不熟，也没有听到过有十二星座这些人物，不过我可以找些朋友问问。香帅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回来？”

花无心道：“按计算，现在他应该已在半路上了，我本来估计你有三个月的时间布置行动，不过以刚才有人刺杀你的情形来看，我的行踪已经泄露，你恐怕也有危险，时间当然要缩短了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那就不耽搁时间了，但你呢？”

花无心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香帅只告诉我一句话，若发生情况，你就跟着陆小凤，他一定可以保护你。陆公子，你会不会嫌烦？”

陆小凤大笑道：“美人相伴，我欢迎都来不及，怎么会嫌烦？姑娘收拾一下，我们立刻离开烟雨楼。”

陆小凤想要找的人，就是龙凤镇上凤姊酒家的老板李大牛。

自从正德皇帝娶了李凤姊为妃，凤姊酒家的招牌，早已

名闻遐迩。

不过陆小凤深谙江湖上的行规。

尤其以李大牛的身分，最忌的就是陌生人上门。

如要找李大牛，必须要有穿针引线的中间人。

最恰当的中间人，自然是偷王之王司空摘星。

可是，找司空摘星，在他身无分文的时候，还容易找，自从每月可以向丐帮帮主讨还二万两银子后，要找他的人可就难了。

陆小凤算了一算，差不多已经四个多月，没有见过他的影子。

现在该到什么地方，才能找到老猴子呢？

陆小凤思量再三，终于想到了最直接的办法，请丐帮去找他。

因为他每个月一定会去丐帮要债，何况丐帮弟子满天下。

于是他找了当地丐帮的舵主，说出来意。

陆小凤在江湖上的威望，果然有一定的地位，那位舵主立刻传出火烧竹节令。

陆小凤并没有耽误行程，边走边等消息。

三天后，陆小凤在到达第二个城镇时，就接到丐帮弟子的报告。

“司空老哥最近像暴发户一样，花得很凶，陆大侠到通州最有名的青楼——湘君楼就可以找到他了。”

陆小凤大喜过望，雇了马车，带着花无心，直达通州。

此时，正是华灯初上。

陆小凤与花无心，走进了湘君楼。

楼里面的客人与姑娘们一见有人带着女伴，还有二名丫环侍候，齐都侧目而视。

那时候，正派女子根本不可能上这种地方的。

然而花无心又是这么美，竟把满厅的姑娘都比了下去。大家都在猜，这是谁家的美人儿，居然被客人带到这里来？

一名管事的大姐，一摇三摆地过来，笑问道：“客官，你找谁呀？”

陆小凤忙拱手道：“我找一位朋友，姓司空，五十多岁，瘦得像猴，听说是你们这儿的娇客。”

那位大姐吃吃笑道：“原来是找司空老爷的，他正在后楼喝酒哩！”

陆小凤掏出一锭银子，往那位大姐手中一塞，道：“请带路。”

司空摘星正在花天酒地，左拥右抱，不亦乐乎！

他喝的酒不多，菜却叫了不少，花里胡俏的大姑娘叫了八、九个，此刻齐都围着他撒娇。

司空摘星手中拿着一只皮袋子，口中嚷嚷道：“我虽然喝得不多，但喜欢看你们娘儿喝酒，来，喝一杯，一锭银子，喝得多拿得多。”

一名女子笑道：“老大爷，我先来！”

她一口气就喝了三杯！

司空摘星笑得嘴都合不拢，立刻在皮袋中，抓起三锭银子，就往女子的胸部慢慢地一锭一锭丢。

女子吃吃笑着，撒娇道：“你坏，你好坏……”

其他的女子已在叫道：“现在轮到我！”

“不，我先！”

“不对啦，我先……”

她们争先恐后地抢着要先喝。

司空摘星忙道：“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一个一个来，大家都有份。”

门口突然有人哈哈笑道：“我有没有份？”

一听有男人说话的声音，吵闹撒娇声顿息，大家都转身望去。

司空摘星一见来人，不禁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，吃惊地叫道：“陆小凤，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？”

陆小凤一哼道：“丐帮的火烧竹节令，你就是躲在她们的裤裆里都能将你找出来。”

司空摘星讪讪笑道：“难得快活一下嘛，有了银子自然想当当大老板，过一下有钱人的瘾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当了四个月的有钱人还没过足瘾？”

司空摘星没有回答陆小凤的话，一对色眯眯的眼珠子，却在朝陆小凤的身后望，讶道：“陆小凤，四个多月不见，你娶老婆啦？”

陆小凤笑道：“少胡扯，人家花姑娘是……”

“我这里也有一大堆花姑娘，但都没得比。”司空摘星接口道：“是那一家的？”

陆小凤脸色一沉道：“正经一点行不行？人家是香帅的信差！”

司空摘星听得顿时愣住了。

他又看了花无心一眼，道：“莫非又发生了什么大事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我要找那位李大牛……”

司空摘星慌忙捂住陆小凤的嘴巴，道：“此地不宜提此人名字！”

接着笑道：“来，来，佳客光临，有事慢慢谈，先来喝一杯，陆小凤，你也替我介绍一下佳人。”

陆小凤怔了一怔，觉得自己也确实鲁莽了一点，于是转身对花无心招招手，道：“来，我来替你介绍，这是我的朋友老猴子。”

花无心从容地上前见礼，双方自然客套几句。

陆小凤道：“他要请客，咱们不吃白不吃。”

花无心嫣然道：“却之不恭，多谢了。”

司空摘星哈哈笑道：“不要客气，陆小凤身边天天都有不同的新人，但只有这一次，换得最漂亮。”

陆小凤笑骂道：“老猴子，喝酒就喝酒，不要哪壶不开，提哪壶。”

花无心道：“陆公子风流倜傥，奴家早已听香帅说了。”

司空摘星这才发觉自己口不择言，简直是煞陆小凤的风情，忙对身边的姑娘们道：“把残菜剩羹收拾一下，重新叫了桌菜来，再好好敬陆公子与花姑娘几杯！”

于是这些姑娘们又忙乱起来。

菜虽然收下去了，但是酒还在，司空摘星亲自为陆小凤与花无心斟酒，道：“来，干一杯！”

三人一边喝酒，一边等菜。

酒过三巡。

司空摘星才问花无心道：“香帅近来可好？”

花无心道：“不好，已在东归途中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香帅要人帮忙，所以我才找你。”

司空摘星点头道：“好，这件事，我等一下再跟你商量，现在二位先填饱肚子，放松心情。”

因为他看见姑娘们已鱼贯端菜进来。

一个人端着一盘菜，八、九名姑娘七手八脚地往桌上放，最后一名是端碗汤。

她刚刚端到桌边，突然惨叫一声，仰天翻倒，手中一碗汤，洒在众人身上，惊得莺飞燕啼，乱成一片。

司空摘星还在惊愕问道：“芸儿，你怎么啦？”

他想伸手去扶她。

陆小凤眼尖，喝道：“别动！”

司空摘星一怔，却见那倒下去的姑娘，颈子后面缓缓爬出一只蓝汪汪的蝎子，那二个钳子还在舞动着。

而姑娘的面色已渐渐变成黑灰色。

“哇！毒蝎！”其余姑娘们纷纷惊叫退避。

陆小凤的灵犀一指已经发出指风，向毒蝎弹去。

毒蝎被尖锐的指风弹得跳了起来，落地已成二截。

司空摘星吃惊道：“这种地方，怎么会有这种毒虫？”

毒蝎大都生长在北方沙漠或干燥，江南极为少见。

花无心失声道：“天蝎星！”

一听到天蝎星三字，陆小凤心头大吃一惊，司空摘星道：“莫非是十二星座中的杀手？”

花无心紧张地点头。退到门边的那些姑娘突然又惊叫起来，纷纷往桌子这边涌来。

陆小凤转头一看，但见门外地上，大片毒蝎，蚁涌而来。

那声势犹如百万雄兵，令人毛发悚然，不由大吃一惊，腿一伸，地上已死的那位姑娘尸体，已被踢向蝎群。

只见毒蝎立刻爬满尸体，咀嚼之声，不绝于耳。

花无心已急喝道：“快走！不走就来不及了！”

这群毒蝎，根本不怕人，杀之不尽。

她身形飞起，陆小凤与司空摘星自然也顾不得惊世骇俗，也双双飞起，上了屋脊。

司空摘星道：“跟我来。”

于是五个人飞掠到一处大院子里，才停身落地。

这正是司空摘星在通州的临时住处。

他进屋点上了灯火，余悸犹存地问道：“这是我住的地方，什么是天蝎座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花无心道：“在大食，流行卜星术，与中土算命差不多，不过他们不用十二生肖，而以巴比伦天上的星座来算，天蝎座就是十二星座之人，因为它在天上的形象像蝎子。听说中原杀手也有个组织，就以天上星座为名，号称十二星座，被大食高手收买，准备杀香帅于东归路中。”

花无心接着道：“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。”

司空摘星想了一想，道：“花姑娘，你请稍坐。我这里没有仆人，不过灶间食物不少，不妨请二位小姑娘去调弄一下，也好先填饱肚子，我与陆小凤有些话想私下谈一谈。”

花无心道：“请便。”

司空摘星于是把陆小凤拉到院子里，低声道：“就为了这件事，你要找龙凤镇中的李大牛？”

陆小凤掏出香帅的信，道：“不错，你看看这封香帅的

亲笔信。”

司空摘星接过匆匆看过，交还给陆小凤道：“好，我可以带你去，但不能把花无心带去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司空摘星道：“李大牛有个忌讳，接这种生意，最忌讳女人。你若把她带去，只怕连人都见不到，不用说谈事情了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但是现在十二星座的杀手已经盯上了她，我若放任不管，也放不下心。”

司空摘星道：“陆小凤，你就是自作多情。我看她的轻功相当不错，也不是个弱女子，她应该有自卫的能力，你又何必为她多操心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可是香帅将她的安危托付于我……”

司空摘星微笑道：“香帅的信上并没有写明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是她亲口告诉我的。”

司空摘星道：“若你要带她去，保证见不到李大牛，这件事你自己考虑。我的意思是这里很隐密，只要她不到处乱跑，没有人会发现。何妨把她暂时留在这里，三五天我们就可以回来了。”

陆小凤想了一想，除了这个办法外，实在也没有第二种选择，于是只能同意司空摘星的提议，进去向花无心招呼。

花无心也不表反对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，你们去吧，我就留在这里等你。”

她像情人一般，深情款款地望着陆小凤，又道：“不要耽搁太久，让奴家挂心。”

陆小凤笑道：“好啦，一定快去快回。”

龙凤镇上的凤姊酒家比通州的湘君楼更热闹。

进出的酒客，大都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们慕名而来，希望酒家中还有第二个李凤姊。

司空摘星到了凤姊酒家，不走正门，却走后门。

后门是关着的，不过门口却坐着一个醉汉，一双糊涂的眼珠子斜视着司空摘星，含含糊糊的道：“想喝酒啊，走前门！”

司空摘星笑道：“牛头不在，酒不醇！”

好像是帮会的“切口”互相在“对盘”。

那醉汉眼珠子顿时发光，道：“请道名号。”

司空摘星道：“小偷凤凰拜码头。”

醉汉在门上卜卜敲了二下，门突然开启，醉汉闪了进去，门又关上。

司空摘星对陆小凤道：“若你把那位花姑娘带来，就不是这种情况了，一定会吃闭门羹的。”

陆小凤笑了笑，心想果然关防森严，神秘莫测。

这时后门突然开启，那醉汉又出来了，摆了摆手道：“二位请进去吧，老板在楼上等候。”

他又懒洋洋地坐在门边上。

司空摘星抱拳道：“多谢。”

进门后是一道弯曲的楼梯。

一名汉子把门关上，立刻引二人登楼，转过二个弯，才进入一间大屋间。

地上铺着厚重的地毯，灯火幽暗，只见一个胖子，端坐在一张长案后，笑咪咪地道：“司空兄，什么事要找我？”

陆小凤看他肥嘟嘟的身材，的确像个老板，一张脸笑容可掬，怎么看也不像杀手中的祖师爷，心中万分惊奇。

司空摘星道：“牛老大，我先代你引见我兄弟陆小凤，他有事请托。”

陆小凤抱拳道：“久仰！”

李大牛呵呵笑道：“陆大侠的大名，我早已久仰。难道陆大侠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我就实话实说，李老大可曾知道有十二星座这号人物？”

李大牛脸色顿时变了一变，道：“有。一共十四人，这些人手段诡异毒辣，行踪飘忽，自成一帮。”不过，阁下若要我帮忙，只怕我对他们施不上一点影响力，因为这帮人眼里只有钱，从不听从任何人管制，阁下也最好莫要惹他们。”

陆小凤苦笑道：“但他们已惹上了我，在烟雨楼，我已经杀了二个用镰刀的。”

李大牛道：“那是双鱼座，一定是在水中下手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不错，就在湖中暗袭。”

李大牛叹口气，道：“这二个是十二星座中，除了水功外，武功是最差的，除此之外，其余的人，令人防不胜防。”

司空摘星道：“在通州，我也看到了毒蝎，但没有看到人。”

李大牛道：“这是天蝎座，看来他们要为兄弟报仇，非置二位于死地不可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难道没有解决的办法？”

李大牛摇摇头，叹道：“他们若是找我，我除了远走高飞外，也只能等死。”